

H&S Forever
Love

美人为馅

丁墨 [著] | 2 大结局 |

A E H K



L R S T

美人为馅

丁墨 [著] 2 大结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为馅. 2, 大结局 / 丁墨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500-1359-9

I. ①美…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8908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美人为馅2: 大结局
作 者 丁 墨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徐玉华
责任编辑 游灵通 钟莉君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3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500-1359-9

赣版权登字: 05-2015-1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辛佳的梦	095	第八章 为你而来
012	第二章 金风玉露	103	第九章 初次交锋
025	第三章 我的悲哀	113	第十章 天荒地老
044	第四章 永不放手	122	第十一章 L的献舞
054	第五章 请君入瓮	134	第十二章 推理之神
072	第六章 机关算尽	142	第十三章 亲爱伙伴
084	第七章 姐姐你好	154	第十四章 她的选择

目 录

CONTENTS



165	第十五章 我欲杀人	248	第二十四章 她想要的
174	第十六章 S的画像	257	第二十五章 虽死犹生
187	第十七章 朝暮昏黄	265	第二十六章 明年今日
198	第十八章 两个世界	275	前 传
206	第十九章 黑暗世界	332	番外一 无情冷面
215	第二十章 苏眠吾爱	349	番外二 圣诞记
223	第二十一章 死亡地铁	353	番外三 离开他们的一天
232	第二十二章 好久不见	359	番外四 薄神与韩神的相逢
241	第二十三章 罪恶之王		

辛佳的梦

晨光中的山路，蜿蜒而寂静。两旁全是郁郁葱葱的树，山顶之上，便是碧蓝透亮的天。

韩沉又开了一段，开口道：“已经到鹤鸣山了。你说不说？”

后排的辛佳一直从背后望着他的侧脸轮廓，目光痴迷又不舍。闻言她只轻声答：“再往前开一段，看到一所白色的房子，就停吧。”

韩沉就没再说话。从辛佳的角度望去，他的脸始终如雕塑般，没有半点表情。漆黑的眼睛，依旧漂亮得令人心悸。她的鼻子顿时有些发酸，轻轻吸了吸，反而微笑着开口：“韩沉，我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北京。我已经答应了我爸，嫁给那个部长的儿子。他一直喜欢我。以后，你不用再担心我烦你了。”

韩沉双手依旧搭在方向盘上，没说话。而前方林中，已经出现了一幢房子的轮廓。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跟你在一起。现在她回来了，我的梦想破灭了。那至少，给我一点残梦。”她解下安全带，眼睛看着窗外，“你陪我过一天，我就把当年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别担心，不会让你做对不起她的事，只是吃吃饭聊聊天，像朋友一样，好吗？”

韩沉已经将车停在了房子前，没有回头，也没正面回应她的要求，而是冷声说：“如果你真是连环杀手之一，你认为我还会放你走？”

辛佳却笑了笑，推门下车，走向了那幢房子。

“随便你，你找不到证据的。当年的证据，早就被毁得一干二净。”

韩沉静默地注视着她。

她今天穿的是件白色外套、咖啡色长裤，长发披落肩头。从背后看，依旧是一位文静而窈窕的淑女。现在仔细想来，四年多来，他就从未真正关注过她。几乎没正眼瞧过她，话也没跟她多说过几句。而她跟别的缠着他的女人相比，没有太多差别：纠缠不休、多愁善感，仿佛只是个卑微到骨子里的女人。

韩沉也推开车门，走下车去。

辛佳掏出钥匙，打开屋门，转头看着他，眼眶一直有点红，脸上却挂着甜美的笑，“韩沉，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是：白锦曦她不叫白锦曦，她的真名，叫苏眠。其他事，跟我进

来，我会慢慢告诉你。”说完她就走了进去，留下洞开的屋门给他。

韩沉微怔。

苏眠。

S。

他抬头打量这房子。房屋较新，修成应该没几个年头。西式洋房的格局，门前是一片草地，种了些花草；屋后花圃里，还立着一架秋千。秋千旁，靠着两辆脚踏车，一辆男式，一辆女式。客厅的窗户是开着的，隐隐可以望见窗台上的花，还有满屋家具。

韩沉沉默了几秒钟，跟着她，也走了进去。只是步伐又慢又稳，清亮的目光始终环顾着周围的一切。

玄关处并排放着一双男士拖鞋、一双女士拖鞋。辛佳换了女鞋，弯腰将男鞋放到他面前。韩沉看她一眼，没有穿，直接越过她，走了进去。

辛佳怔怔地望着手里柔软的黑色男拖鞋，沉默片刻，将它放回了玄关。

“我每个星期都会来这里。”她站在他身后，轻声说，“今天，你终于也肯来了。”

韩沉一走进客厅，就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墙上挂满的相框。

竟然全部是他和辛佳的合影。

起初，是两人年幼时的照片。这些照片，韩沉在家里也见过，并不意外。譬如大院里的孩子一块玩，他和她都在其中。而她看似乖巧地站在他身旁，他一脸的冷淡；又譬如他的全家福照上，她也站在一旁，被他妈妈搂在怀里。

还有成年之后的他，躺在病床上，应该是昏迷那年的照片。而她依偎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目光痴迷。

再往后的照片，却看得韩沉眸色倏地定格。

因为全都是PS合成的照片——

他和辛佳并肩站在江边，灯火阑珊，他神色严肃，而她露出甜蜜的笑；酒店装潢华丽，他俩坐在同一张床上；还有山顶瞭望台上，他从背后搂住她，两人依偎得很近……这些照片看起来简直就像傀儡戏一般可笑又僵硬，因为照片中的他，要么是从穿着警服的证件照上抠下来的；要么是他少年时的生活照；甚至两人相拥那张，是直接把他俩的头像，安在了别人的照片上。

韩沉只感到阵阵说不出的恶心，声音更冷地道：“你搞这些干什么？”

辛佳却没答，像是没听到似的，转身走进了厨房，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柔：“饭菜我昨天就做好了，在冰箱里，热一热就能吃，都是你喜欢的菜。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下。”

韩沉没有坐。

他站在客厅正中，再次环顾一周。最后，目光落在卧室里。

那里放着张双人床，还有张婴儿床。光线很明亮，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婴儿床上，放着两

个真人大小的玩具娃娃，一男一女。黑曜石做的眼睛，反射着阳光。娃娃脸上有笑容，仿佛正憨态可掬地望着他。

韩沉脑海里倏地响起白锦曦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人，已经心理变态了。

相隔数十千米的郊区公路上，警车正一路奔驰着。

“鹤鸣山！”唠叨挂了电话，低吼道，“小篆查到了，老大的车最后出现，是在郊区的鹤鸣山公路出口。”

冷面静默不语，将警车开得风驰电掣。

白锦曦拨打韩沉的电话，依旧是无法接通。她攥着手机，眼眸冰冷地望着窗外的景色。
辛佳，如果你敢伤害韩沉，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餐桌前，韩沉和辛佳相对而坐。

韩沉低头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色，依旧沉默。而辛佳盛了两碗热腾腾的米饭，放了一碗在他面前。

她端起自己的饭，拿起筷子，露出近乎幸福的微笑，“你已经陪我到这里了。陪我吃顿饭，这是我的第二个要求。”

韩沉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没有动。

“我不会吃这顿饭。辛佳，我的耐性有限。”

辛佳凄迷地笑了笑，低头开始夹饭菜，往嘴里送去。

“没关系，你不吃，坐在边上陪我，也是可以的。”她慢慢地说道，“苏眠，是公安大学06级犯罪心理系的高才生。”

韩沉的脸色静得像寒冰，看着她，没说话。

她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碗筷。然后将所有饭菜，连碗碟一起丢进了垃圾桶里。她走到洗手池旁冲了冲手，转头看着他笑，“好了，吃完了。陪我出去荡秋千，好不好？那是我想跟你做的第三件事。”

韩沉跟着她，走出了屋外。

秋千架上缠满了绿色藤蔓，还开着白色小花，在阳光下显得宁静而漂亮。辛佳坐上秋千，转头望着他，“可以推我一下吗？”

“不可以。”韩沉站在距离她两三百米远的位置，嗓音冷淡地说。

辛佳扭过头去，盯着地面，自己慢慢地晃了起来，“那做这件事时，我什么也不告诉你。”

“够了！”韩沉走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将她从秋千上拉了下来，“跟我回

警局。”

辛佳踉跄地被他拽着往车的方向走，却忽地笑了，兀自说道：“韩沉与苏眠，五年前遭遇了同一场爆炸案。同时昏迷了一年才醒来，并且同时失忆。我唯一要的，就是你陪我度过这一天的时光。如果去了警局，我什么都不会说。韩沉，你就死心吧。”

韩沉脚步陡然一顿，转身望着她，钳住她手腕的力气也骤然加大，只疼得她眉头一皱，可笑容却仿佛更快乐了。

“为什么我和她的症状会完全一致？”他冷声问。

辛佳摇了摇头，“这是我们也无法完全解释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你们当时处在同一个爆炸点，遭受的冲击和损伤完全一致；又或者，是因为你们被注射了相同的神经麻痹的药物。”

韩沉目光更冷，一把推开她的手，令她跌坐在地上。他走过去，低头看着她，“幕后指使者是谁？你们的头领，是谁？”

辛佳从地上爬起来，抬头望着他。

这样的韩沉，是非常可怕的，也是让她心疼和痴迷的。他的脸色这样的冷，就像覆了一层寒冰。浑身上下都是戾气，仿佛谁也难以接近。而过去，失去苏眠的这些年，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也不会说。”她轻声说道，“当年的案件，你们遭受重创，我们同样也是分崩离析。那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战斗，死了很多人。而在那之后，被放逐的不只是你们。”

她讲得扑朔迷离，韩沉眸色幽沉地盯着她，没出声。

这时她却拍拍裤子上的灰，又理了理头发，依旧是那副温婉淑女的模样，走向了旁边的脚踏车。

“陪我做第四件事吧，骑脚踏车。”她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她顿了顿又说：“你一定会想去的地方。”

韩沉望着她单薄的背影，走过去，跨上了另一辆脚踏车。而她终于露出开心的笑。

“辛佳。”他盯着她的眼睛，“为什么你会跟他们混在一起？为什么你会成为连环杀手？”

辛佳握着车把，安静了几秒钟。

“是啊，我这样一个女孩，家世好、长相好，什么都好，在别人眼里，也许像众星捧月一样长大，为什么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呢？韩沉，其实很多事，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很多人，过得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快乐。是他们发现了我，救赎了我。这些事，还有他们，你永远也不会懂。而我，只是他们中最弱小最蹩脚的一个，只是对他们起到辅助作用。也许，我根本不算上一个合格的连环杀手，但是，他们依然对我很好，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那才

是灵魂真正的自由。”

午后，山林中阳光温煦，凉风阵阵。辛佳面色恬静地骑行着，一路还给韩沉指点树木花草。韩沉依旧不发一言，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骑行在她身后。

渐渐地，离白房子越来越远，树林也越来越深。他们面前已经没有路，只能碾着树叶和枯枝，在林中穿行。

终于，前方出现了一座小木屋。看起来非常陈旧，像是守林员的屋子。离屋子不远的小路上，还停着一辆破旧的护林车，大概是从另一头的山路开过来的。

辛佳将脚踏车停在一棵大树旁，转头望着他笑，“这是间废弃的木屋，不会有人过来的。谢谢你韩沉。你大概不记得，我们俩上次一起骑脚踏车，是十二岁。你妈妈让你陪我去，你还老大不情愿，半路就骑不见了。这次，我们终于一起骑到了终点。今天你陪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对我意义重大，即使今后我成了别人的妻子，也会对今天铭记一生。”

她的表情看起来十分温和，就像真的已经心满意足。

韩沉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她，目光倒不似之前那么冰冷，也变得沉静难辨。

“你还想做什么？”他淡淡地问。

辛佳垂在身侧的手，慢慢地紧握成拳，脸颊，也泛起丝丝点点的红。

“韩沉，我希望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抱抱我，就抱一下。”她抬头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把钥匙，“我就把这间木屋的钥匙给你。里面，放着当年案件的一些资料。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但是可以让你大概了解案件的脉络。”

韩沉看一眼那木屋，又盯着她，“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她自嘲地笑了，“多可笑，我只是希望你知难而退，就此罢手。因为我不想你死，哪怕你依然要跟苏眠在一起。”她抱住自己的双臂，低下了头，“抱抱我吧，韩沉，就抱一下。就当是一个朋友。”

四野寂静。

辛佳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她心跳得极快，就像在等待一个最终的宣判。

他会抱她吗？今生今世，就此一次，哪怕只是作为朋友，给她一个怜悯的拥抱？

片刻的沉寂后，他开口了：“辛佳，我永远也不会抱你。你把钥匙给我，还是我自己过来拿？”

辛佳盯着两人之间的空地，那里铺满干枯的树叶。

她慢慢地、慢慢地笑了，猛地抬头，“韩沉！你就这么喜欢她，喜欢到不顾性命？喜欢到看一眼别的女人都不愿意？可是我喜欢了你好多年啊，韩沉，从我懂事开始，二十多年了，韩沉！你就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她扬手就要将钥匙往后抛去，谁知韩沉比她更快，一个箭步上来，已经将钥匙从她手里

夺走。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下子倒在地上，捂住了自己的脸。

韩沉没有管她，冷着脸，拿着钥匙，走上了木屋的台阶。沉亮的眸光，迅速将木屋周围打量了一圈。

房屋很旧，至少有十年。的确像她所说，已经废弃很久。不过，不久前她应该修葺过。门口铺了张白色的羊毛毯，屋顶也铺了新的白色的瓦。窗户都紧闭着，窗棂很新。玻璃也很干净，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屋内放着一张小床、一面书柜。如果按她所说，那些案件资料应该就藏在其中。

韩沉又盯着屋内看了一会儿，然后垂下手臂，那钥匙则依然被他捏在掌心。

他转身，望着几步之外的辛佳。

而辛佳泪流满面，也怔怔地望着他。

韩沉却在她的目光中，伸手将钥匙放进了兜里，脸色淡漠地开口：“辛佳，你说的那些事，换作当年任何一个知情人，也都会知道。你一路做这么多，演这么多戏，无非是想让我相信：你拥有案件资料，你已经是个万念俱灰、精神也不太正常的痴情女人——目的，就是引诱我走进这间屋子里？”

辛佳的眼眸倏地定住，整个人也仿佛僵住了。

韩沉走下台阶，一步步地走向她。

“你大概不至于杀我，只是想得到我。屋子里藏了什么？你知道我的身手，必须在我走进屋子的瞬间就制伏我。所以，是机关陷阱，还是有毒气体？”

这一片山林，静谧而阴冷。辛佳背靠着大树，坐在一堆枯枝败叶中。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唯独韩沉的身影，在这一切中凸显出来，那么牢牢地吸引着她的视线。

“韩沉……韩沉……”她几乎是千回百转般呼喊这个名字，每喊一次，都能感觉到心中的柔情翻滚，甜蜜又苦痛。可韩沉站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眉眼依旧冷漠至极，神色没有半点松动。这令她再一次认清事实：他有多么的铁石心肠！

渐渐地，她的心沉寂下来。

仿佛沉寂到一片永不会再起波澜的冰冷的水中。

她看着他，表情像哭，又像在笑。

“你是怎么知道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

韩沉盯着她的表情变化。他显得很平静，平静地、一步步地靠近她。

“今天一看到你，我就发现了不对劲。”他说，“你平时只穿裙子，无论跟我见面，还是以前的照片，抑或是刚才你合成的照片，只有裙子。但今天，你却穿了裤子。”

他的眸光在她的长裤上一扫，“如果今天对你来说真的是重要的纪念日，为什么不穿你热衷的裙子？常理推断，只有一个解释：裤装更方便行动。”

辛佳一怔，目光也落在自己的长裤上。片刻后，她露出自嘲的笑容，“连这个……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韩沉已走到她身旁，低头看着她，“刚才的白房子，窗户全都打开通风。这间木屋，同样是你打理，窗户却关得很紧。而且窗户全是新安装的，为什么？更牢固不让我逃脱吗？何况新装修更应该打开透气。此外……”他抬眸瞥了一眼不远处路旁停着的护林车，“那里还有一辆车。所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辛佳的心思全部被他说到，紧咬下唇，双手十指几乎都要抠进泥地里。

韩沉却更进一步，在她面前蹲了下来，眼睛里没什么温度，直视着她，“你利用白锦曦的事，一路诱惑我牵制我，很聪明。想让我关心则乱？不，爱她，只会让我变得更冷静。因为我不会再让自己失去她。”

这一番话说得又轻又快又狠，听在辛佳耳中，却如同重锤一般，狠狠地再次击穿她的心。他对那个女人的刻骨痴情，于她而言，何尝不是一场灭顶之痛！她几乎是不受控制地发出一声凄厉而压抑的尖叫，一把抓起自己的手提包，从里面掏出把手枪，就对准了韩沉！

可是，韩沉的身手何止比她快上数倍，精准地抓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像蛇一般滑了过去，伸手就要夺枪。

然而！

辛佳手腕一翻，这令普通刑警都躲不开的夺枪手法，竟然被她避过了！

韩沉的眸色骤然一敛。下一秒，抬手就拍向她的手背。这第二下，辛佳却没能躲过，吃痛地呻吟一声，枪已脱手而出，落入韩沉的掌心。

韩沉眼明手快，反手一扭，就将她两只手臂都扣住，然后拿出手铐，咔嚓一声铐上了。

“跟我回警局！”

辛佳简直万念俱灰，拼命地在他的桎梏中挣扎，“我不去……不去！”她泪流满面地转头望着他，“韩沉……你不要查，不要查了！我求你不要再查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韩沉的脸上一片冷意，完全不为所动。扣着她的手腕，刚要往林子外走，忽然，就感觉到某种异样的存在感。

他的脚步微微一顿，没有回头。

耳后的空气依旧平静，林子里也没有声音。可正因为这一刻太过安静，令他清晰地感觉到未知的危险。

他屏住呼吸。

然后，就听到了身后的山林里，有极为细微的树叶响动。

电光石火间，他一把拉住辛佳，就往身旁的大树后扑倒，落地的同时转身举枪还击！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辛佳突然朝他扑过来，阻挡住他、令他无法开枪，也挡住了对方

射来的子弹！

“砰——”

清脆的破空声，辛佳的身躯剧烈一抖，后背已多了个血洞。

韩沉的眼眸倏地定住。他一把将她往后一拖，更深地隐藏在枝叶繁密的树后。同时，抬头警惕地盯着对面林中的动静，砰砰还击了两枪。

那片林中却一片寂静，也不知那人是蓄势待发，还是已经跑掉了。

辛佳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双手捂住自己的胸口，满手的血。她的眼泪再次掉了下来，哽咽着虚弱地喊他的名字：“韩沉……韩沉……”

韩沉低头看她一眼，飞快地脱下外套，揉成一团压住她的伤口，低声道：“别说话，深呼吸。”

辛佳却不管不顾，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韩沉……你听我说，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没有演戏，没有说谎……今天对我来说……真的是最后的纪念日，每一件事……都是我想跟你做的……”

韩沉任由她抓着自己的手臂，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你的手机在哪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他翻开她的手提包，却没找到电话。

“不……不用了……”她又吐出了一口鲜血，“我大概……是活不成了。你听我说，他们，有七个人……”

韩沉的动作一顿，眼眸也像是浸了寒冰，一把将她的身躯从地上抱起来，“你说什么？”

辛佳的眼神已经有些涣散，满身的血，露出惨淡迷离的笑，“七个……七人团体……我没骗你，我真的是其中之一，只负责制毒……不直接杀人，我不敢……还有，我可以利用……家里人脉，给他们提供……消息……现在我和T死了，还剩下……五个。”

说着说着，她呻吟得更痛苦。韩沉更用力更小心地按住她的伤口，“辛佳，他们是谁？”

辛佳气若游丝地摇了摇头，“我不能说……”她露出十分悲戚的神色，“我不能……背弃他们。”她伸手抓住韩沉胸口的衣服，用轻得像耳语般的声音说道，“韩沉，小心你身边的人。我爱你，从很小的时候起。没人比我更爱你。”

她的手终于缓缓滑落在地上，眼睛也慢慢地合上。

韩沉如同雕塑般静默片刻，轻轻地将她的尸体放在了地上。然后抬头，往对面林中望去。那里已经是一片寂静，显然那人已经跑了。

白锦曦等人循着枪声赶到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韩沉满身是血地靠坐在一棵大树后，脸色冰冷。身旁，是辛佳被子弹贯穿的尸体。

唠叨和冷面一左一右扑过去。

“老大！怎么回事？”

“老大，你受伤了吗？辛佳她……”

白锦曦紧盯着他的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他。一颗心竟不知该放下，还是继续高悬牵挂。

韩沉也看到了他们，眸光在白锦曦身上一停。他站了起来，先对他俩说：“我没事。冷面，勘查周围环境是否有证据痕迹；唠叨，立刻通知支援：封锁周边公路。杀辛佳的人刚跑没多久……”

他的声音突然一顿。

因为白锦曦忽然伸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腰身。

他低头看着她。

白锦曦也抬头凝视着他。

唠叨立刻递给冷面一个眼色，开口道：“那我们先去忙。老大，你这次失踪，可把小白担心死了。”事态紧急，两人暂时也没有多问，立刻按韩沉的指示去办事。

偌大的空地上，一时就剩下他们两人。

韩沉还是第一次被女人抱得这么紧。只感觉到那纤细的手臂，紧紧缠着他的腰。而她的脸贴在他的胸口，那双清澈乌黑的眼睛里，有担忧，有埋怨，有如释重负的喜悦，也有缠绵至深的依恋。

韩沉只觉得整颗心仿佛都被吸引到那双眼眸里，伸手就回抱住她。他的力气又怎会是她可相比？只听她轻轻吸了口气，双脚已经离地，被他从地上抱了起来。

韩沉干脆就这么抱着她，眼睛与她平视，“就这么担心？当着他们的面也要抱我？”

白锦曦却气他这种时候还不忘调侃，瞪他一眼，“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说一声？”

“手机信号被辛佳干扰了。”他言简意赅地回答，牵着她的手，两人一起看着地上辛佳的尸体。他的脸色变得很沉静，蹲了下来，将自己的外套展开，盖在了辛佳的身上。

现场的勘查和对凶手的追捕，结果并不理想。

他没有留下明显痕迹和任何证据。而周边山势广阔，他也轻易逃离了警方的包围圈。

一小时后，警方驱车离开现场。韩沉开着他那辆路虎，车上只坐了白锦曦。

天色已经暗下来，韩沉侧脸静默，白锦曦也有些怔忡。

“七个人？”她缓缓地问。

韩沉点了点头。

关于辛佳的死，他并未全盘告诉其他同事。只说了辛佳找他来，是希望他陪伴她度过在岚市的最后一天；还有毒气屋的存在、辛佳亲口承认曾经制毒杀人的犯罪事实。而杀手团体

的存在，却未对其他人提及。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白锦曦开口：“五个也好，七个也好。一定会把他们一个个都揪出来！”

这话说得极狠，韩沉目不斜视，说道：“好。”

虽然他只应了一个字，却沉甸甸地落在她心上。她慢慢地笑了，转头望着他，“还有，你以后不许单独行动。今天万一有什么差池，你变成植物人了，我怎么办？”

韩沉的眼睛依旧看着前方。

“不怎么办。就算我哪天真变成植物人了，也会认得你。”

白锦曦微怔，立马皱眉，“去去去！童言无忌童言无忌！”还探头往车窗外，连吐几口水。

韩沉看着她的样子，倒是笑了。等她缩回来了，他抬手就将她搂了过来，搂进怀里，单手开着车。

白锦曦歪头靠在他怀里，望着窗外苍茫的夜色，一时也没有动。

是太眷恋彼此了吗？原来分分秒秒，都想依偎在一起。

“一会儿先送你回家。”他轻声说，“我还得回局里录口供。”

白锦曦直起身子看着他，“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录口供，我就在边上等着。”

韩沉低头亲了亲她的长发，“听话，你喉咙的伤还没好。而且晚一点，辛佳的家人会从北京赶过来。”

白锦曦想了想，这才答应下来。

果然如韩沉所料，他回到警局后，面临的的就是辛佳家人无休止的哭诉和吵闹。而对凶手的追查，也不可能那么快有成效。韩沉心里很清楚，大概只有把整个七人团起底，才能将真凶绳之以法。

这一忙，就忙到了半夜三点多。韩沉找了个空当，一个人走到走廊里，静静地靠着休息。

辛佳的家人依旧在吵闹，隔着窗户，都能看到他们的脸，听到他们嘈杂的声音。

还有许多盏窗户亮着灯，许多人在忙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人的脸：秦文珑、徐司白、唠叨、冷面、周小篆……

他的目光变得很沉，很沉。

这时有刑警经过，递给他支烟，他静默片刻，终究还是摆了摆手，没接。

夜色寒凉，他伸手竖起夹克的衣领，然后就看到了手指上的戒指。

这样的夜晚，没有烟做伴，却有她相陪。

他低头看着戒指，想起她今天的模样，心底又软又热，慢慢地笑了。他拿出手机，盯着

她的名字，却又迟迟未拨。

这么晚，她应该睡了。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相隔不远的家中，白锦曦跟他一样，低头看着那条面目全非、四分五裂的项链。

月光清澈，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眠。她想的是，她还没来得及把项链给他看；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她真正的名字。

她是他的苏眠。那个被他刻在戒指上的名字，终于找到了。

她好想他。

想他眉梢眼角浅浅的笑，想他今天拥抱她时的温柔与坚定。她平时大大咧咧惯了，而他和她之间，也一直是他在索求，他比她更渴望。可今天他遭遇危险，她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完全离不开他？韩沉于她，何尝不是一块逆鳞，旁人不能碰，不能伤，而她不能失，无法忘。

辗转反侧良久，她拿起手机，给他发短信：“你什么时候回来？”

韩沉正站在走廊里，低头沉思，忽然就听到手机叮咚一响。

他拿起一看，静默片刻，就走回了办公室里，拿起车钥匙，转身离去。

“我现在就回来。”

白锦曦看到这条短信，弯起嘴角笑了，更是一片睡意都无，赤脚就跳下了床，跑到了阳台上。

而韩沉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家的方向开去。

天边星光闪烁，夜色温柔而冰冷。

案子是查不完的，人生终有尽头。

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金风玉露

从高楼眺望，这座城市安静美丽得像一场梦。凌晨三点钟，依旧缀满灯火。而公路上稀疏的车流，就像航行在灯光与星光交织的暗河里。

白锦曦在阳台上站了一阵，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离公路太远，也看不清韩沉的车是否归来。夜里很冷，她原地跺了会儿脚，进屋拿了件外套裹紧自己，就出门下楼等。

韩沉将车停好后，沿着一条小路，往楼门口走去。远远地，就见楼下站着个女人，面朝着墙，低着头，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他微微一笑。望着她在寒夜中娉婷的孤影，心中也涌起阵阵柔情。他将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轻脚步走向她。

刚走到身后，就听到她嘴里念念有词：“韩沉，你可以兑现赌约了。”

韩沉倏地抬眸，停下脚步。

“喂，韩沉，我可是愿赌服输的人。”似乎对刚才的语气不满意，她又换了很轻松很撒娇的语调，对墙说道。

韩沉干脆不动了。眼睛里含着沉沉的笑，就这么从背后望着她。

“唉！”她重重地叹了口气，伸手一捶墙壁，这回换成了很霸气的语气，“韩沉！姐想把一切都给你！来吧！”

话一说完，自己憋不住扑哧先笑了。大约“演习”得太投入，全然未觉身后站着目光幽沉的正主。

最后，干脆用额头抵住了墙壁，她一边晃一边轻声说：“韩沉，我想要跟你一起做梦。”

这么原地纠结了半天，她才恨铁不成钢似的，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慢吞吞地转过身来。

蓦然看到身后站着一个人，只吓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再看清他就是韩沉，白锦曦瞬间就没了声音。

楼门口有柔黄的灯光，照射在两人间的空地上。一轮明月，悬挂在他身后的天空中。他